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家藏集卷五十三
四

詳校官中書臣賈　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張　培

謄録監生臣郭履元

家藏集卷五十三

明 吴寛 撰

題跋三十九首

跋清明上河圖

金燕山張著以此圖為張擇端筆必有所據至後人乃以擇端作于宋宣政間今畫譜具在當時有如斯人斯藝而獨遺其名氏何耶太卿朱公藏此已久予始得展

閱怳然如入汴京置身流水游龍間但少香塵撲面耳朱公云此圖有稿本在張英公家蓋其經營布置各極其態信非率易所能成也

跋蘇子美草書老杜絶句

全卿侍御得此卷示予予初閱之以為山谷書不知其出于滄浪翁也蓋翁晚寓蘇州其手蹟絶少雖予蘇人亦未嘗見其書也山谷與翁生同時蓋嘗師之故其書相類後特加工耳然翁之妙處未可輕論所謂惟觀其

深者知之

題倪雲林畫

雲林子當元末不與陳敬初輩食張氏禄避地雲間以全其身盖鴻飛冥冥不罹于魚網者也此竹石圖作于亂定之後乃國朝建元洪武之歳而雲林為書甲子其意欲效陶靖節耶然不知雲林出處與靖節同否范齋先生俾予題識因以質之

跋周寅之八哀詩後

崑山周寅之作八哀詩葢擬杜子美以哀其鄉八賢者也八賢中予所識者憲副張公侍郎葉公及朱評事三人若憲使王公今秀水教諭成憲之祖予嘗表其墓者而盧太守殷教諭及孫刑部亦素聞其文行氣節者也所不知者吕沁水而已然列于諸公之間其為人亦不待論矣即此可見崑山之多賢而况或有所遺乎予於寅之亦未之識成憲携其詩來示并得其自序讀之知其向慕之高已超乎流俗豈特取其詞而已哉

跋楊文貞公并楊晞顔尚書遺墨後

寛㓜則聞兩楊先生寓武昌時所與共貧賤之事今觀文貞公手帖益信所傳之不妄若晞顔尚書則詩文數首亦出手書藹然有德者之言也噫世豈有文行若兩先生而長貧賤者乎玉女于成是豈虚語吾黨安居厚奉而嬉游不學其終為常人也宜哉寛生也後不及識文貞公昔居鄉里猶幸遇尚書于道時尚總角尚書年已八十餘猶下馬與揖其謙厚如此卷首有小像故獨

知其似閑之不覺竦然起敬也吾鄉湯原靜舊藏此今傳其子曰忠忠以太學生游京師重其先人遺物出入必偕非但名賢詞翰可重而已

跋唐賢夜宴圖

唐賢夜宴不見載記畫者特意當時必有其事想象為之耳此固不必深論獨太宗方在秦邸羅致人物極一時之盛至于王魏楚材後來復收用之其終成貞觀之治宜哉論者獨以敬宗何人亦從房杜之列夫開館置

屬始皆以文學進彼能為帝丘之對者徒以該博見取耳唐史序十八人者特殿其名意亦有在吾固有感乎世以文學進者不能皆賢其利口辯給能免乎邦家之禍也耶此卷為翰林編修黃子敬所藏子敬志識甚正其亦有感於兹乎

跋徐仲山紀行詩

使勞事也古詩有豈不懐歸之語蓋使臣之意而其君能道之如此至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則直形於言

矣仲山武選有冊封鄭藩之行往返餘三千里有所感遇嘿然成詩驛舍止宿輒索紙筆録之當窮冬遠行衝犯霜雪勞亦甚矣而其意和平閒靜略無怨懟又將出於四牡北山之上也乎

跋張氏尺牘

故元時宜興張氏自鶴溪而下累世好文雅多所交游其往還尺牘散落人家克温以邑人故能聚成此卷亦愛前輩之意也張氏以為吴縣尹者予嘗過吴中治

平寺見小屏上刻其詩一首當時為人所重如此壬子六月九日病中無聊為書此于後

書拙修菴記後

右拙修菴記一篇故中書舍人王君允達為亡弟原暉作者菴在東莊續古堂後西偏拙修云者盖取東坡先生和陶詩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之語也記成于原暉亡後之一年又五年而允達亦不可作矣偶檢書篋得之益增悲痛盖原暉平日謙抑好德之心於此可見

而允達篤于孝友推以及我其情亦可識也因裱飾成卷冠以二李先生題字并舊圖一紙姪奕既長知求其父遺事乃歸而俾藏之

題王荆公詩後

陳君堅遠道舊嘗為予言其先父菴先生藏王荆公墨蹟亟欲見之而不可得頃其弟明遠始持來示覽之不類公書特其詩耳其詩今載集中題曰天童山溪作蓋天童浙東勝處公為鄞令時所游行地也陳之先出宋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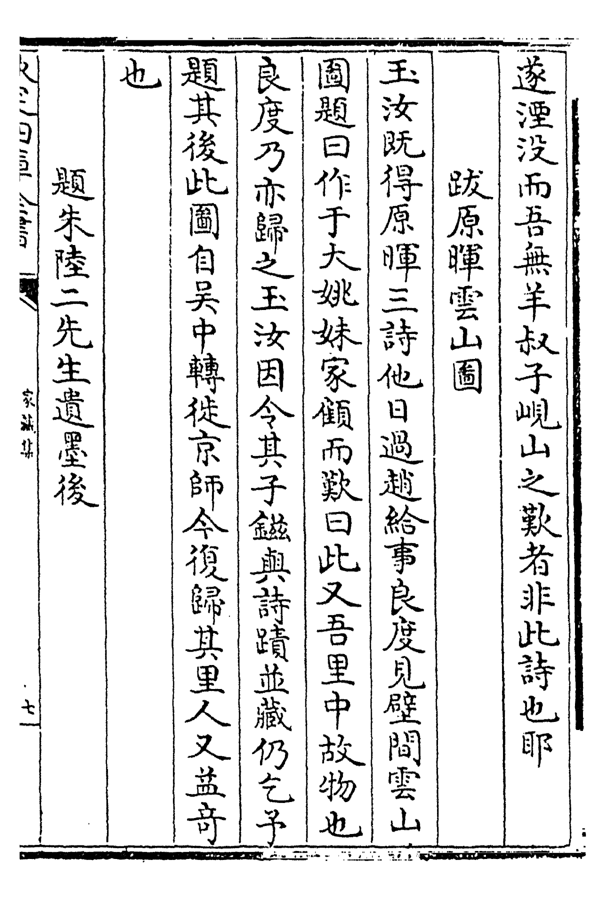
升之升之與公善復嘗共事後人自建寧徙鄞再徙南京至堅明兄弟並以科第發身通守湖湘間清才雅操有光祖德為多夫先友不作而詞語若新故鄉雖離而景物猶在是詩非秀國子孫藏之而誰耶

題米原暉邏釣圖

吳淞秋晚羣漁集小舟捕魚淵中謂之起叢今觀史文璧戶曹藏小米此圖覽之景物宛然其間漁具數種予不能識安得陸魯望者為一一賦之

跋米原暉寫大姚村所書三詩

大姚在吳東四望皆水而有土隆然上有佛寺據之其旁多居民隱然聚落蓋江湖間一佳處也而陳氏實居其地為望族昔米原暉嘗過此手寫三詩而為沈石田所藏以玉汝大理里中故物也因以歸之自宋紹興至今幾四百年不知流傳幾家而復歸其里人真奇事也予憶舊訪玉汝宅徧舟出没巨浪間竟日始至自以其地幽僻過者殆少乃今得米氏則所以使前人姓名不



遂湮没而吾無羊叔子峴山之歎者非此詩也耶

跋原暉雲山圖

玉汝既得原暉三詩他日過趙給事良度見壁間雲山圖題曰作于大姚妹家顧而歎曰此又吾里中故物也良度乃亦歸之玉汝因令其子鎡與詩蹟並藏仍乞予題其後此圖自吳中轉徙京師今復歸其里人又益奇也

題宋陸二先生遺墨後

朱陸二先生道學之妙皆傑出于百世之下者也世之論者謂其學不同此特因其議論之不合耳夫惟不合故各得發其所蘊而理愈明豈非後學之幸哉二先生並稱于世其遺墨乃亦聯焉朱子書與黄商伯作于提舉鴻慶宫時正韓侂胄用事故有時論日變等語若陸子書則殘缺不完莫知所與主名獨其語及晦翁者猶存寧波通守王君必充家藏二帖已久與其弟宜都令必懋謁選都下携以相示大賢君子之書豈區區所當

題識亦可謂不知量者也

跋陳閎人馬圖

世以韓幹馬為第一然明皇猶怪其無閎筆力令師之令觀此卷雖破爛而人馬精神猶存信出幹之上也

跋韓幹馬圖

韓幹畫馬之妙見於杜少陵之歌備矣所謂畫肉不畫骨觀於此圖尤信

跋石勒問道圖

畫譜載隋展子虔有石勒問道圖此幅殆倣之者劉後村以為鄭央滎家物今謙齋宫傅先生得之觀澄之禪定勒之作禮意態各極其妙自是畫家絶品正不必究其事也

題馬遠柳塘聚禽圖

柳塘水漫群鳥翔集咫尺中似來親人晉簡文帝云會心處不在遠其言妙矣

題劉松年三生圖

右三生圖趙松雪鑒為劉松年筆其後題詠者二十人皆近代名僧盖亦有慕於澤者歟

跋顏魯公祭文稿

禄山之變魯公與其從兄杲卿同心抗賊杲卿竟不屈而死而為楊國忠所蔽無襃贈之典後朝廷用魯公訴始贈太子太保謚忠節此公將赴饒州刺史至東京拜掃先墓告于杲卿之父濠州府君元孫之文也其間歷叙一門俱得蒙恩盖公道終不可泯如此公之書疏直

清勁畧無一毫傾側之態其為人實似之葢不待使李希烈知其遇難必死而不愧其兄也

跋孫過庭書譜

孫過庭書譜曽為宣和御府所收有上下卷今下卷已亡上卷亦不完然得其數字亦足以見古人用筆之妙況此爛然累幅哉過庭書傳世者葢止此當永為洑溪書堂之寶玩也

跋高閑草書千文

唐僧多能書如高閑其一人也閑又得韓昌黎文其名益顯盖繇素易壊不必傳世惟載之名人之文則傳也久觀懷素自叙多援士大夫語可見閑之書予特見此知書者必能鑒之

跋蔡忠惠公謝賜御書詩真蹟

蔡忠惠公書名重當時上嘗令寫碑誌則以例有資利辭曰此待詔職也與待詔爭利可乎力不從竟已其人品如此其書之莊重凡落筆皆然豈以御前表疏始不

苟耶宫傅謙齋先生得此甚加珍惜盖非特重其書重其人爾

跋黄山谷書南山懶殘和尚歌

山谷好佛故書此歌亦甚着意然其平生固未嘗一筆率易也

跋趙松雪補唐人臨王右軍三帖

唐人臨右軍三帖固不若張巽之亂真然松雪所補視唐人則如張芝之鴈行矣

跋趙松雪書王右軍四事

松雪翁平生學書以羲獻為師故喜書其事其風度盖亦類之

書分韻送文太僕詩首簡

文君宗儒以名進士歷宰永嘉博平政績暴著數為巡按憲臣奏請旌異有旨竟召入時同召者多得御史君政績出同輩上顧以南京太僕丞去士大夫為不平者閧然而君談笑自如曰吾固宜爾也於是衆相與餞之

有誦晉謝氏詩四句以似為宗儒今日發者乃分韻為詩贈之既成什矣後數年宗儒稱疾歸而予以制服家居適閱舊冊歎宗儒滯於僕丞蓄其才猷不獲展布必有任其咎者固吾黨之愧也

題史氏宜樂堂詩序後

史氏在溧陽舊族且大永樂間仲川仲和兄弟作宜樂之堂一時人多題詠而梁用之先生實為之序後七十餘年仲和之孫户部主事文鑑求其詩不可得幸序文

在梁先生集中乃録于卷而請士大夫補亡葢文鑑之
賢而史氏爲有後也予又聞文鑑云序中名常者嘗預
修永樂大典時事竣當得太學生乃不屑就竟登進士
第仕至郡守葢其族之多賢久矣

跋顔魯公干禄字石刻

此顔魯公干禄字也按成都句詠跋公嘗刺湖州此刻
初在其宅東廳後翻刻蜀中予所得乃全幅然缺平聲
字雖上聲亦不完豈是二石或一石而兩面書之予所

得者乃其半耶或所謂刓缺而不可推究者耶然不應缺之之多也書盛於晉顧多破壞其體魯公此本特正其繆誤以惠學者則其書名豈特妙於筆墨而已詠所書與公書頗類豈嘗師公而得其彷彿者耶

跋秦氏科第録

故舒城秦公子儀科第録三冊其孫户部侍郎崇化之所藏也公以洪武己卯應天府鄉試中式明年會試禮部再中遂登進士第凡試必有録公家所藏者歲久皆

不存及是户部公以科第繼起游仕于外從人訪得而
謄寫之始復完具方公登第後初授興山知縣在太宗
朝滿考命從給事中治事再著應天府事時仁宗監國
已知其名後公既擢刑部郎中尋以事調衛輝適洪熙
改元上輔政策二十五條悉見納已而有旨召用俄卒
于道知公者盖深惜之於是侍郎公以清才雅望佐掌
邦計固其賢足以自致亦先世之所鬱而未發者有以
遺之歟

書大雅堂卷後

元季盜起蘄黄間陳友諒來冦饒州州人胡振卿集義旅以助官軍鄉里方倚之俄有他冦至竟死于難其妻趙氏又能守志不移崎嶇避兵卒保其孤節義之美可謂萃于一門矣其鄉周伯琦嘗為其孤節題所居之堂曰大雅而金華宋太史而下皆書其事以傳振卿之死至今殆百四十年其六世孫刑部員外郎詔寶藏遺墨惟謹而刑部尚書盱江何公而下尚為書其事不已

豈非其事足以感動乎人欲為暴白于世也乎予因憶當時固有與其事類者蓋元季倡亂以陳友諒張士誠為首士誠自泰州猝入姑蘇守將托音不能禦遁去其參謀楊椿獨挺身前向誓挫其鋒盜刃其胸瞋目怒罵而死明日其妻覔其尸既得遂自經死於是楊廉夫輩亦傳其事而吳興張文蔚嘗為誄辭其節義若此雖吾鄉之人有不知者蓋惟無後人如員外君之賢故耳此可歎當時尚有類此者惟無後人或未嘗託之文辭而

人之不知者多矣此又以見文辭之有用也予嘗得所謂誄詞者故於椿獨知之乃因讀振卿事敢附書于後椿字子壽故蜀之眉山人流寓吳中為宋少師棟之後平生多著述蓋文士也

跋鉅鹿耿氏公牘後

寛嘗閲耿氏家乘知其世序甚遠蓋自金歷元累葉仕宦雖不甚顯而未嘗棄儒為業及皇明有天下始定戶版耿氏猶以儒繫籍至科舉詔下而盧氏教諭汝明先

生遂登鄉試先生有四子其季事英宗為南京刑部尚書卒謚清惠清惠有三子其仲事憲宗及今上為吏部尚書再世甲科顯庸于時清德雅望濟美不絕而耿氏遂為海内仕宦家之冠噫盛矣於是吏部公檢諸故篋得其大父當時所給户帖及鄉試公據曰此吾家故物不可棄也飾成鉅卷而謹藏之以寬在寮末公暇出以相示夫所謂户帖國初人家有之而公據則凡預鄉試者未必無也惟夫子孫賢雖世踰十紀而斷爛故物猶

相傳如新否則煌煌寶墨玉軸牙籤往往有落于他人之家者然則此盈尺之紙豈獨考見耿氏之先而其後世之有人不於此而見乎耿氏初為鉅鹿大族後有諱昉者仕平定為宣武指揮因家焉及汝明先生官盧氏愛其風土而諸生感其德教且留居之故今又為盧氏人云

跋趙彞齋畫蘭蕙

趙彞齋為宋宗室畫名在前元雖不若松雪翁之盛然

胸中自有九畹百畝幽姿秀色溢出腕指間亦無聲之楚騷也容軒隠君積學不仕盖同宗之賢者其藏此卷固吾家舊物之可惜亦氣味相投而相好也耶

跋豳風圖

國初林子奐作豳風圖每圖篆書其詩于後學士解公又各疏其大畧而總題之觀之者如生于周處于豳而古風宛然必如是而後為圖畫也

跋下蜀江山圖

此宋范寛畫下蜀江山圖也盖川峽之間戈船雲梯旋渡仰攻旌旗若林飛鳥莫度所以模寫王全斌輩一時武功之盛大畧可見噫劒門天險古有是言然終不可恃而人得以取之所謂固國不以山谿之險也歟

題白雲親墓圖

故贈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陳公孟玉在永樂間以太醫院醫士居京師悲父母早亡南望吴門輒潸然流涕求得翰林王公汝嘉作白雲親墓圖記以自慰一

時名公卿多為之詩今八十餘年矣其曾孫鄉貢進士汴謹藏之而以示予蓋記所稱太保公鎰時為監察御史後長憲臺卒謚僖敏偉然為時名臣聲望在中朝功業在西土為吳中仕宦之冠然不知太保之孝實有以基之觀于此卷可以見矣後有著實諫議録志程太師墓者其必有取于斯

跋林酒仙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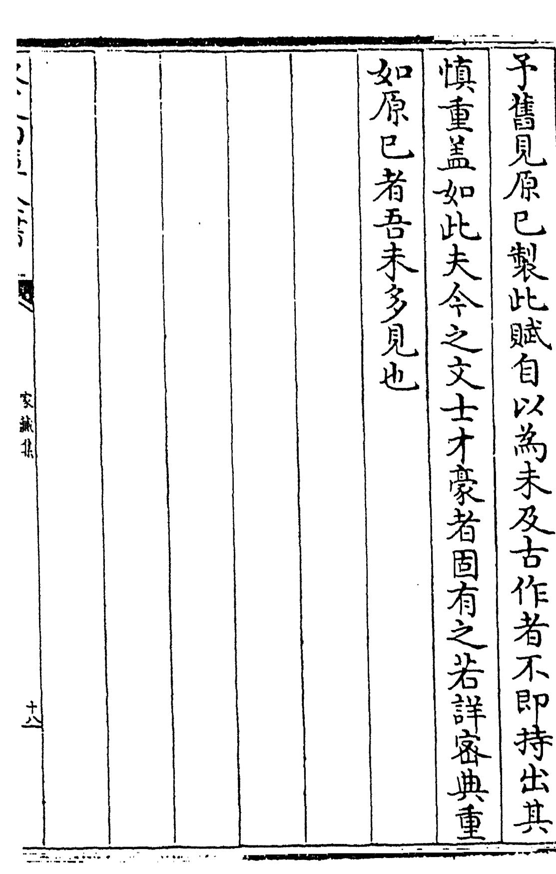
酒仙名遇賢俗姓林在宋為蘇城東禪寺僧人傳其事

甚異至號聖僧以其嗜酒故又號酒仙此卷皆其所作詩也詩詩意有高絶處盖寒山子之流當時張即之特書以刻石其石已亡寺之東林房獨藏此本夫寒山子之詩雖晦菴朱夫子亦賞之此酒仙之言所以不可廢也

跋宋仲温草書

右索靖草書勢宋仲温書盖得其妙而無愧於靖者也今人或肆妄議則以學之者之過而未見其真蹟耳

跋原巳松軒賦



予舊見原已製此賦自以為未及古作者不即持出其愼重盖如此夫今之文士才豪者固有之若詳審典重如原已者吾未多見也

家藏集卷五十三

家藏集卷五十四

明　吴寛　撰

題跋三十四首

跋趙魏公臨智永真草千文

古今人書千文甚多如趙魏公此卷尤秀潤可貴者按方正學跋語宋舍人仲珩嘗評此以為公中年得意書仲珩為國初書家第一手其言如此豈待他人言哉此

卷初為臨海葉夷仲惠仲之物今文太僕宗儒得之太僕之子壁好文而能書必有以識其妙矣

跋楊眉菴春懐八詠

予過西山道經王氏主人叔儀出楊眉菴春懐八詠示客盖眉菴與叔儀之先世曰允原在國初同官并州書以遺之者也其詳見郡人馮之嚴序文於是歎允原之後有人雖區區故物猶保守不墜而先世因以考見于斯則此紙有益於王氏且多豈可以吟弄風月之蹟少

哉

題鍾繇眞蹟

史載鍾太傅事魏殊有偉績此爲焦季直表又見其爲國不蔽賢之美其書平生所見特石刻耳若眞蹟之存於世者僅此啓南所藏法書甚多吾固知其不能出此上也

跋大石聯句後

予與故李少卿諸公夜宿西山雲泉菴爲大石聯句偶

寄一時之興耳二十年來不意和者之多如此主僧智翻持以來見為之愧歎翻云自公留題後菴名盛傳于時而游者不絶雖翻亦為士大夫所禮噫翻言過矣大石吳中奇物也安能終晦使米南宫在且將束帶拜之若之見禮於人乃石之所波及也予安能為若輕重哉翻請書其語於後遂書之

跋滕用衡貞符頌

惟太宗文皇帝入繼大統之初一新鴻業文物煥然

方以祥瑞來奏者不絶一時臣工頌聲交作所以述朝廷之盛以傳播天下而聳動之也此則翰林待詔吳人滕用衡所獻貞符之詩三篇首騶虞次神龜次河清每篇八章章四句乃其手寫副本而正書篆隸皆具盖用衡以能書薦起篆隸尤其所長時未授職故欲以此自見也然吳中人特知其能書而已向非此卷其多藝之美幾没之矣予友文太僕宗儒藏此使其子璧持以相示昔漢武之世招延天下文學之士如司馬相如枚皋

之徒勃然而起於是麟馬寶鼎芝草之類渢渢乎形於歌詠千載之下乃復見於皇朝嗚呼其盛矣哉

跋鄭氏所藏文移

元政既非羣雄角逐我太祖高皇帝起而削平羣雄以寧禍亂若浙東數郡先入版圖於是李曹公以王室懿親尚冒國姓特授同僉樞密院分守其地當是時兵戈擾攘日惟攻伐之不暇而詔書下播即以表揚孝義為先務蓋與武王式閭封墓之事同也此二紙為浦江義

門鄭氏蠲免徭役文移下之郡縣者其族長允敬藏之甚謹使其諸孫鎗奉以見示夫蠲免之典所以旌異鄭氏自宋元已然文移盖嘗及之然天下多事廢政已多於此獨能舉而行之又與武王政由舊之事同也百三十年來有司遵奉朝廷之美意所以待乎鄭氏者愈久不替使其族人得於承平之世粒食安居以享先世義聚之利可不知所感激乎苟知之其亦益務為義以圖報于下而已矣敬觀之餘為書其後

跋司馬氏家藏宋誥

宋刑部侍郎司馬公伋出温國文正公後此其遇郊祀恩獲贈其父禎誥也其裔孫福建副使垔保藏不失使其子公鋋持以示寬寬聞宋之南遷公實從行越之有司馬氏自公始葢四百年于此而此誥與其子孫並存固温國之徳厚亦公有以保其族而延其嗣也歟

跋陸翁所藏石田畫後

人言石田翁好異聞有欲得其圖畫者輒談鬼怪之事

以動之事窮或湊合而成故失之誣者頗多閶門陸汝器以所得圖畫示予不啻百十幅凡山水草木禽獸果蓏蔬菜無所不備然汝器淳實人也於鬼怪事非惟不能談亦不欲談而得畫之多如此則人言其可盡信也哉

跋陳憲副所藏文移

天順八年有詔天下凡致仕官廉貧不能自存者有司每歲給米五石以資養贍盖曠世之恩典也今貴州按

察副使陳君粹之自弘治初即退居于蘇太守史侯以君為人適與詔旨合特上其事于廵按御史吴君報使舉行此其當時文移於是朝廷之厚恩有司之美意具於尺紙之間其事甚盛傳之陳氏子孫則前人之清節雖百世之逺因以見之然予竊有感歎者盖君初自枲司歸考其年法不應致仕夫不使之食禄于官顧使之給米于家將必有任其咎者矣

跋華栖碧手帖

此無錫華栖碧先生與吾鄉陳叔方先生手帖也叔方名植號慎獨在元季與栖碧俱以隱節文藝相契合故叙其過從之情然其意特在旌表事蓋栖碧有母陳氏守節欲援例舉行耳此帖百餘年流落人家其七世孫蒙購得之故家文獻此又其足徵者乎

跋尤牧菴遺墨

右尤牧菴先生雜詩文并簡札共一冊先生生元末仕于國初為湖廣布政司經歷少則師事陳敬初内史妙

於詞翰而文名在吴中尚晦非其子孫之賢保護此册傳之至今安能使人知其名哉先生之曾孫曰公厚以鉛山知縣致仕家居使其子樾持此相示歎吴中前輩文學如先生者亦幾失之則無遺蹟可考者失之多矣此又可見鄉邦文士之盛也

跋楊文貞公與尤參議詩札

故江西參議尤公從其父牧菴先生宦游武昌時適廬陵楊文貞公流寓其地相好甚厚也及文貞既貴而尤

公亦從鄉校起為部官至佐藩省所得文貞手墨最多其存者僅止此耳夫二公以貧賤之交相輔以道義相資以文學自少壯至於白首交好不改視今世反覆小人何如哉展觀之餘為之敬歎

跋宋人哀徐徽言詩後

當宋被金人之廹士大夫多死於難者此則龍游徐徽言之死而人哀之之詩也其後又有吳正傳先生跋語益可寶重徽言在南渡後賜謚忠壯其死事載宋史忠

義傳未暇考也

跋倪雲林詩

雲林徵君以雅潔為人所慕片紙流落亦多藏弆況與其人之先世者乎此中秋夜一詩及廁鼠古體皆寫遺其鄉鄒惟高者其裔孫元鐃以其家故物保之尤謹予嘗愛雲林詩能脫去元人穠麗之氣而得乎陶柳之法然世之知之者尚少特以其隱處山林之下耳

跋溧陽史氏家藏公劄

右溧陽史氏家藏公劄八紙其一曰修者宋建炎初轉保義郎所給其七曰仁遂文德仁壽元至元間充安撫司提領及権縣尹與隨軍議事所給也史之先當漢世祖中興有曰崇者佐命有功封于溧陽既卒廟食其地至今千五百年子孫散居邑中不可勝數其出而仕者既皆見于譜牒此特近代公劄之僅存者及入國朝益以科第發身予所知者户部主事學進士後二人後觀政户部以公事過吳中持此八紙見示竊歎漢之功臣

如鄧禹之不妄殺子孫雖顯于當時然今亦無聞焉崇之功固不若禹之盛必其有德於人者不淺不然何其嗣續之繁仕宦之多至於久而不絶哉故因題此以推本其先世俾史氏子孫無忘其祖德而益紹之云

題陳僖敏公印像

故少保僖敏陳公在正統景泰間以都憲廵撫陜西惠政甚著西人感之稱為黒鬍爺爺至刻印其像家事之飲食必祝蓋予少聞其事如此有傳其像至吳中者公

之姪孫貢士汴得之以示予始信其然感歎不已為題其下以識

跋趙集賢書鄒將仕墓誌銘

元故將仕鄒公墓誌銘實趙集賢子昂撰又其親書于石者也聞之此石嘗沉于水後始出之復樹于墓固將仕之潛德當顯亦集賢之書不可泯没耳將仕裔孫永章重其家故物以搨本見示盖鄒氏文獻有足徵者其在於此集賢平日石刻甚多然為人書碑碣亦少非將

仕為人之賢何以得之

跋錢氏所藏群公手簡

錢氏以小兒醫稱于吳中久矣往時伯常先生被召入太醫院典御藥其術既數有驗遂授御醫進院判當其退自内直士大夫迎治嬰孺疾者户外僕馬不絶先生不問遠近皆赴往往入夜始歸此卷皆當時所與手帖也自劉文安公而下凡數十紙大率言醫事者此可以觀錢氏之醫也於是先生下世幾二十年其子汝礪親

傳術業益妙保守此卷不敢失墜他日踵門見示為書其後以識

跋范文正公道服賛

右范文正公為同年許書記作道服賛真蹟道服之制不可考許公為此其意蕭然物外非不臧之服也不然文正公豈率易為人下筆者哉此卷今藏范氏義莊賛後又有文與可諸賢跋語亦不可得者也

跋范文正公與尹師魯手帖

宋盛時有西夏之擾范公與尹師魯合謀戮力以抗之相得甚深盖以道義事功為友者也此二帖公與師魯者其一已刻于文正尺牘中寬嘗閲之何幸今日復獲見此真蹟哉然二帖不藏于尹氏復歸于文正子孫則其後世之盛衰亦可知矣

跋范忠宣公誥

在宋父子顯于朝者稱韓呂二家然豈若范氏之盛哉此誥乃忠宣公拜僕射時所受其詞又出蘇次公足以

達爰立之意圖吉主奉出示敬書其後

跋范氏所藏唐誥

文正公云祖宗積德百餘年始發於吾今觀柱國隋此誥在唐咸通二年所受至文正公時葢二百年矣其本原深厚如此後復四百六十餘年而此誥藏于范氏無恙文獻足徵豈特有國者為然哉

書俞烈婦事

吴學生顧春以好學成疾疾亟與其父惟寅決别其妻

俞氏悲痛誓不二志及春未死以指抉其目睛不得脱則引刀刺之其姑適見之急奪其刀而一目已傷無所見也春既死縣令鄘君聞而嘉之遣人遺之布粟以慰之文宗儒太僕俞之舅氏也悲春早世賦詩哀之因以著俞氏之節俞氏之父濟伯和之士林爭和之盖人心之不能自已者也今之制婦人前三十歲守節至後五十始獲旌表以其志久而不渝其節乃堅故也如俞氏之節以死自誓顧未可死耳當其勇決於頃刻之時已

有百年之志彼渝與堅豈足為俞氏論哉俞氏有二男女纔數歲遺腹一男亦數月矣因覽是卷為書此于首人心之不能自已予獨不然乎

題雪洲卷後

江陰夏叔度先生自號雪洲隱居田里行義好文所與交皆一時名士予所知者若倪雲林王光菴輩是也其生當國初用重典之日雲林光菴皆為自全之計而雪洲處之自若亦以壽終今其子孫益久而盛江南人所

稱習禮夏氏也予方北上其玄孫從壽以都水主事分司徐州持雪洲卷求題卷中有說有詩有賦而篆其首者為翰林待詔滕用衡圖之者為中書舍人王孟端也二公亦所謂一時名士而與雪洲交者也都水以先世遺墨甚多後悉散失以所藏僅此為恨然後人能繼儒業且登甲科官郎署有光于先世已多豈以遺墨為哉顧其孝思惓惓在此其亦益訪求之予何時得盡覽之耶

跋甲秀堂帖

此甲秀堂帖也舊刻于廬山陳氏内有周石鼓文譜秦泰山詔譜并權銘量銘漢鄧隲討羌竹簡隋煬帝序曹子建帖晉王右軍荀侯帖唐歐陽率更顔魯公倣右軍帖魯公祭稿懐素帖李太白醉稿白文公詩宋司馬文正公銘蘇東坡手簡黄山谷詩諸刻予少時藏此一日劉廷美僉憲過予家見之借去後劉公没從其家索之不可得蓋其三子異居裂而分之矣弘治丙辰予居家

三子始各持還仍合于一其刻舊亦不完而石亡且久予故尤惜之耳

跋張朱二先生手帖

右張南軒朱晦菴二先生手帖南軒所與蓋曾裘父而晦菴所稱曾君恐亦裘父耳二先生生同時學同道其筆翰在天下後世人皆重之亦以類相從也固宜義烏王氏藏此已久亡友允達舊嘗示予今傳其子俯俯尚謹藏之哉

跋水東日記抄本後

右水東日記三十八卷故吏部侍郎葉文莊公所著也議者以其間頗有臧否之論其子孫固在不當傳出於是公之子始祕之則已為湖廣刻本而都下家有之矣顧其本模寫無法堤行過多讀者厭之近世紀載家幾絶幸文莊為此足以考見時事因録本稍便觀覽不忍棄去惟多譌字雖加校正不能免耳

跋李氏宋敕

右宋吏部侍郎李公琳為左朝請郎大夫台州崇道觀時轉於朝奉大夫敕一道葢以年勞受也又敕一道則公自左中大夫充敷文閣待制以病謝事特授左中大夫令致仕而去者噫宋之待士於是為至矣公既沒孫柯復以遺表恩澤授官其告身具在有足徵者公之十一世孫庶字舜明業儒不仕為無錫士林之望保藏故物歲久益謹葢四百餘年而書種不斷可謂難得者也

題奐兒所藏王守溪詩墨後

陶淵明責子詩曰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黄山谷謂陶氏諸子豈真不好紙筆者淵明特戲言耳與兒得王守溪學士詩墨飾為卷藏之惟謹噫與兒豈真好紙筆者耶戊午季冬二十一日承天門聽恩詔還喜而識之

書重刻寶光寺碑後

漢鬱林太守吳郡陸公績故居在郡城婁門内即今寶光寺是也寺興廢不可考國朝永樂間重建學士廬陵曽公從往特大馨之請為紀其事碑既刻而燬往歲子

家居今住持文奎檢篋中得真蹟見示則出程中書南雲隸書固無恙也予以陸公清節既可崇重而其文其書亦不可泯没者奎公欣然買石遂復刻之乃以書來仍請書其故于後夫吳之佛寺無慮數百區往往富貴之人求福田利益捨宅為之未有出於前賢故居如寶光者如記中謂陸公亦有捨宅之説豈公没後子孫為之耶否則吳人慕其徳相與尸而祝之于此以成之耶奎公以謹慤為衆推主茲寺方務修葺豈惟闡佛之教

亦惟慕公之德而為此舉其為人亦可嘉矣初公自海外歸以巨石壓舟後寺稍徙而西石委棄民家殆百餘年令移置城中察院之側名之曰㢘石因併書于此使後人有所考云弘治十二年七月四日

跋葉文莊公手簡

故浙江參政崑山陸君文量端雅好學尤善吏事最為葉文莊公知愛非特鄉里之故而已右手簡十紙乃公平日遺文量者其子仲藏之甚謹頃来試禮部畢奉以

示予噫今仕宦之孫於先世遺墨委棄塵埃中往往用以裹物拭案略不知惜予所見者亦多觀于此其為人之賢否何如耶四月五日

恭題院使王玉被賜藥方後

欽惟皇上當聖政之暇游心文藝嘗徧閱聖祖太宗文皇命儒臣所修永樂大典擇醫方之良者以太醫院使臣王玉精於其術親御翰墨特俾左右持賜之玉既拜受不勝榮幸裝潢成冊將傳之子孫永為家寶以臣寬

在侍從之列謹奉以示期以蕪詞表揚寵遇之萬一寛仰而歎曰仁哉聖心乃天地生物之心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蓋仁之為道愛人而已矣愛人者視天下之人癢痾疾痛皆切於身惟欲去其所苦以並生於世焉耳故世之為術者亦多惟醫稱為仁術其良方載之大典實多顧大典為書卷帙浩繁藏之中秘天下人既不得而見其分門別類包羅古今無所不備皇上不以他所載者書而獨書乎

此以為醫家之賜豈非欲廣仁術于天下而欲人皆躋於壽域以並生於世也歟臣寛愚昧寡學竊窺聖心之所在謹識于後豈特表揚玉之寵遇而已若夫宸翰珠圓玉潔動合規矩深得天縱之妙此又不暇贊述者玉被賜在弘治丁巳八月後二年己未六月十二日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吴寛拜手稽首謹識

恭題醫士陳寵被賜藥方後

太醫院之設其下有醫士常數百人而得入御藥房供

事者纔數人而已盖居禁中典御藥必其人藝術精良性行醇謹者始預冠帶醫士臣陳寵既在選中乃弘治巳未五月皇上出用藥二奇方識以御寶而賜之此又數人者之所少有而寵之所獨得者也寵感激無已飾為巨卷奉以見示惟寵之先專門小兒醫擅名吴中者累世矣至其父公賢始獲召用于朝後任御醫秩滿懇以老疾請掌擢院判致仕還家寵早承醫業深得其妙旦暮出入小心恭謹皇上念其勤勞録其功績又重其

世醫之子乃有此賜是雖出於特恩而非有所私於寵也寵於二方既珍藏之以圖報榮遇之不偶其亦廣傳之以推播恩澤於無窮云

恭題尚書屠公被賜朝覲官勑文後

弘治十二年天下藩臬及郡縣長吏下至裔夷胥史例朝于京師乃正月朔旦天子御奉天殿受朝畢明日諸司咸集吏部太子太傅臣滽侍郎臣寬臣民恱偕都察院大臣公行考察而黜其不職者什一二皆所以遵奉

舊章也已而其人得不黜者刑官若臺諫復露章劾奏
天子以既去其太甚悉宥使圖後効比其還任仍賜之
敕以戒諭之其人既皆拜受而臣濬等三人亦被賜一
通焉蓋凡敕詞所以為戒諭者諄切簡要其人遵行即
良違即否居銓曹者他日特執此明試而省成耳大哉
王言治道攸繫如臣至愚亦知所以從事矣於是臣濬
以璽書當謹藏綴以素楮俾識其由臣寛幸從銓曹後
獲躬逢其盛顧所被賜者亦爛然在室時出而拜觀之

尚相與欽承于下以無忘天子惓惓進賢圖治之意云

是歲二月十八日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臣寬拜手稽首敬書

家藏集卷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家藏集卷五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賈　鋑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張　培

謄録監生臣郭履元

家藏集卷五十五

明 吳寬 撰

題跋三十六首

跋南園俞氏文冊

南園俞氏在蘇學之西予少數過之主人嗣之輒出其家遺墨欵客時嗣之甚貧已斥賣供衣食費久之吳下人家多得之此冊則其先墓志銘傳并雜文及録本而

進士都元敬所得者元敬重儒家故物裝飾保藏可謂
託得其人矣惟俞氏自宋以来仕不甚顯至石澗先生
益著書樂道再世為立菴先生開門授徒尤有學行國
初嘗為都昌令予嘗聞嗣之言先祖以憂制還惟一奬
篋家人啟之得布裹物甚重意其俸貲也視之乃官上
一斫柴斧耳其清操如此故其所遺圖書之外絶無他
物子孫貧乏亦其埶然往歲予再經南園則其居已屬
他姓悉犁為菜圃矣嗣之有子曰元盲無妻子且入存

卹院嗚呼世儒之家乃至此哉斯理之不可曉者因覽此冊聊書之以識感歎

題鮮學士墨蹟

永樂時人多能書當以學士鮮公為首此冊真行草小楷皆具而紙墨並佳故其下筆圓滑純熟尤為得意乃公傳家物也觀公前後題識所以示其族人者可見今為吾鄉薛朝英得之朝英保愛甚其亦識公之意者歟

跋舊所書白樂天詩

予昔過淩鴻臚季行爲書此卷季行既没無子書畫散失後二十年有持此卷過市中求售者東巷葉惟立見而購之盖惟立爲童子時嘗師事季行今六十年矣猶念其師故物藏弆惟謹其意可謂厚矣以予手書持來相示予憶過季行時季行出家釀飲予予性不能飲飲少輒醉故握筆狂放不復成字覽之可笑又憶是日陳玉汝周原已皆在從旁助勢不覺滿卷今玉汝僉都南臺原已下世亦久而予且老歸然尚存是可慨也季行

諱遠號近菴海虞人清慎窩則寓居都下之軒名也

恭題累朝恩命録後

吏部左侍郎林公輯其家自正統以来五十餘年所受敕六誥十一總為一編名累朝恩命録以寛屡有契義奉刻本見示俾題其後惟林為閩中著姓歷世既遠族屬滋盛其尤盛者則莫若公之派也盖閩其先數世以長厚之德洽於鄉里始發於瑞州府君府君以循良之政被於郡縣再發於公是以恩命渙頒既及其身又及

其先世君子以朝廷與之為非濫而林氏受之為非倖可謂上下交得者也若公為人徳學純懿士論推先達於宸衷遂由師儒之長特擢銓衡之佐寵用之秩方加未已其恩命所及豈止一世二世將上及於三世乃已則此録殆其權輿也乎公有數子其伯庭桂登鄉貢進士不幸早世其仲庭棉繼擢甲科能濟世美列官庫部修謹舉職恩命所受當續刻之併為林氏盛事云

題紹興瑞應圖後

嗚呼宋至中世其遭外侮甚矣幸而垂亡之際高宗嗣位以少延國祚不然中華之變將無所底止矣葢名禍出於人其終不至於絶者天也謂高宗無功於宋人誰信之然而國土日蹙偏安一隅卒不能復祖宗舊物謂高宗有功於宋又誰信之吾嘗竊論其事高宗為諸王時豈有意於神器一旦禍變忽生為羣臣推奉得非所有出於望外故和議易成而忠言難進中興之功卒視漢世祖愧焉陸全卿侍御以家藏瑞應圖見示覽之信

其事之出於天也盖自古帝王受命必有禎祥固不必恠此必高宗禪位後畫史追述其事寫此所謂出於天者若其出於人者則見於史傳人其肯寫之乎圖有十二各有賛詞不知作於何人獨其畫手精妙非俗工可到知畫者必能辨之

恭題尚書秦公所受制策題後

舒城秦公為户部侍郎時以先大父郎中府君在洪武末科第録三冊見示既為題其後今復見公天順初繼

登進士所受制策題并所對策一卷而以錫宴歸第圖繫焉噫百年來祖孫二世以甲科相承仕宦不絕而公又以清名雅操際遇明時比歲改吏部再拜南京吏部尚書有光於前人多矣

跋沈石田游張公洞詩後

石田嘗雨至宜興與克温翰林謀游張公洞輙為雨阻歎曰名山之游信亦有命也去歲乃始與大本隱君游而顧始遂因作圖而繫詩於後更為序引述其勝殊倫

他日傳至都下予獲讀之蓋雖未及游而茲洞已在吾目中矣

題周氏崇本堂記後

周氏居吳城東委巷中予少嘗過之門徑清雅竹樹幽茂如山林間主人導予登堂蓋其家先祠也其扁曰崇本則以其先出道國元公祀以為始祖而名也堂有記刻石讀之則故吏部尚書王文端公所作也惟宋道學之盛實自元公始然自營道望吳中不啻數千里何意

大賢君子乃獨傳其一派於東南豈非吳中之幸哉自武功以來子孫世以儒宦相承予嘗識其一二項以堂記錄本寄示再為讀之慨然有感噫此吳中文獻之可徵者也其敢不書

跋宋賢四帖

右手帖四首富文忠公弼次李莊簡公光次樓宣獻公鑰而大慧杲禪師亦以宋人附焉文忠相業盛矣而元劉仁本已有跋語莊簡宣獻皆南渡以後人望也大慧

雖緇流然嘗忤秦檜被謫亦僧中之英乎毛憲清修撰持其鄉人所藏此卷見示聊記之

跋宋賢五帖

宋名賢杜祁公唐質肅公張文定公韓獻肅公兄弟手帖五通皆真蹟也太宰林公俾寬鑒之謹記其後

跋宋賢三帖

宋儒王德文嘗註魏鶴山先生渠陽詩鶴山因致手帖以謝又嘗以所註示杜尚書範李侍郎心傳二公因亦

答以手帖所謂渠陽詩其裔孫覯字惟顒者既取刻本翻刻傳世矣他日復得此三帖裝池寄示噫惟顒於先世亦可謂盡心矣

跋王氏所藏宋敕二通

惟顒家藏先世宋敕四通予嘗悉題其後顧其文多殘缺蓋歲久之理當然也此敕為淳熙九年其先曰大本者充兩浙參議贈其父中大夫者而殘缺益甚然寸縑一字他人視之不足重在王氏為至寶矣此敕前曰董

克忠等五人擬官後曰仰充兩浙西路安撫司參議益大本府君所受敕也或以其旁有妻安人陸氏語遂以為陸氏所受誤矣陸氏下有狀字豈大本以公事出因其妻告求據而行者耶

跋户部尚書周公加官移文

令年夏大臣一日致仕者四人而太子少保户部尚書周公亦與焉命下之後仍加公太子太保以榮之此則中貴人傳旨而本部移公之文也公既歸太原其子兵

部主事曾謹錄移文飾爲軸懸之以侈上恩謂予與其父久有僚契特奉以示蓋公之去上不特加之官而已陛辭之日復賜之敕以行凡所以爲恩典者皆與他同可謂盛矣然自公致仕一時留公者奏疏交上殆數十人至今口語猶籍籍未已上念公久勞竟不忍留則所以爲物議者獨不與他同其亦可謂盛矣予既無力留公敢因曾之請敬書於下特識感歎羨慕之意以復之

跋吏部舉薦祭酒謝公咨文

台南謝方石先生在弘治初以翰林侍讀擢南京國子祭酒一時以為得人未幾先生移疾去屏蹟總山中著書自樂絕仕進意而言者以先生學行純正宜表率當世薦章交上上深納之然不欲煩以吏事也前三年會祭酒缺吏部遂以先生擬上而先生具疏再辭不獲命始勉就道既至諸生皆以為得師而士大夫則賀朝廷之得賢也方先生起用時吏部有啓文三通其弟業從之來取其詞剪貼成卷持以相示寬覽之非特見先生

之賢又以見下之見賢能舉上之得賢能用而式克欽承之意又於大臣見之嗚呼何其盛哉其謂之浴文者文移之體云爾初通有寛押字蓋寛時佐吏部也

跋王右軍真蹟

趙光祿家藏二王真蹟予欲借觀已久壬戌四月九日濟之携過園居時急雨初霽新暑脩然相與閲之真一快也

跋王獻之真蹟

米姓晉唐法書真蹟秘玩目有獻之中秋帖趙松雪以為寶晉刻石即此余因出石刻校之間有不類處夫形似且失況其精神氣韻欲得之難矣此真蹟所以可貴而恨世不多見也

跋李貞伯手帖

故太僕少卿李貞伯最喜交游然非其人輙怒見顏色不與接一言此手帖一卷皆遺令孫太常志同者蓋非志同契合之厚何以得此而志同重其為人雖貞伯没

久片紙數字及瑣細事者亦不忍棄又所謂一死一生乃見交情者歟

題東莊記石刻後

先侍郎府君治東莊時吾弟原輝實往助之府君既不幸即世而原輝繼亡亦幸有子奕稍長能守舊業以今宮保長沙李公所作記書屏間歲久漫滅請其友文徵明為隸古刻石以傳永久其於先志可謂能繼矣盖府君之治茲莊固思續古之人然陶靖節不求自安之意

至老不衰若原輝所以結屋種樹勤力於此又豈李衛公愛惜草木以供玩好者耶凡為吳氏子孫皆當知之石刻成書其後以示壬戌五月十六日

跋鮮于困學詩墨

書家例能文詞不能則望而知其筆墨之俗特一書工而已困學翁平生以善書掩其詩名余每讀其詩輙歎其妙若此篇槩亦可見盖世之學書者如未能詩吾未見其能書也都憲顧公示此因以諗之

跋盧彥昭遺墨

右紈扇絶句一首海虞盧彥昭題贈其鄉顧立中者彥昭在元季甞從楊鐵崖游故其詞翰皆清雅可愛然生值兵亂更其家後遭多難遺墨散落辛立中家藏此因歸其曽孫用才用才傳其子志盧氏世業醫至志業益精志字宗尹以醫士選入御藥房供事讀書好文不獨以醫名葢其先世所從來者遠矣予老多病藉宗尹旦夕療治既感之他日宗尹携此見示裝池甚謹又見其

於舊物知所保重尤賢之遂為題此以識豈惟使盧氏子孫知有先世而已且使邑人知有前輩其詩後題曰絲桐老人者蓋彥昭自號也

題石勒問道圖

石勒嘗以漢世祖自許其英傑可想彷彿圖澄一番僧耳見之為禮如此何其卑抑之甚也豈澄之術真足以動之歟然澄能起其子之死不能救其國之亡其術果可貴乎此圖寫勒問道能盡其態知繪事者當以為工

雖勿論其事可也

跋館閣諸老與沈民則學士小簡

論書者謂欲人品高嘗以是驗之可信故翰林學士沈公民則松江人也在永樂初即以善書際遇文皇歷事累朝寵眷益盛一時館閣諸老若三楊公文簡黃公文靖金公學士曾公苗公皆世所謂名臣無不忘勢位與之交好公之書法固妙非其人之賢何以得此公有弟曰民望亦以書至大理少卿子藻爲中書舍人至是公

没既久今皇上愛慕公書詢其家得公玄孫世隆特授以官如藻俾司制敕如公蓋古今以書被寵眷者莫有感於沈氏者也世隆去公四世能保守舊物嘗以諸老手帖數幅裝池見示竊歎區區片紙不滿數字而前人清風藹然猶存然則世隆欲傳家學其亦謹於人品之間益思繼其祖德也哉

跋趙松雪乞藥手帖

華亭陸悦道以醫名於前元松雪趙公嘗有手帖乞藥

觀宋潛溪先生跋其後以醫為不受官蒙賜號處士而歸盖其高致如此非特以醫名者自其孫景深以来能世其業至於今又得文質以醫學教授太醫院成就後學為多家藏舊物雖斷爛數行保守不墜處士可謂有後矣

跋張東海雜書

東海張公守南安時雜書數紙郡掾劉暹得之成卷公之子時行黃門持以示予中有公與予詩一首盖公寫

而未發者予欲取之因感楚弓得失之語書其後而還之

跋芸窓父師集

張溝南先生有詩名於元末其詩恨未見之徒得高太史季迪跋語謂其詩格律深穩不尚篆刻有會理切事之語季迪為當時詩宗觀其評品如此則其詩可知矣吾友王守溪吏部今蔵其詩二冊而其子瑄之作皆在題曰芸窓父師集芸窓蓋瑄之號獨所謂師者不知所

指豈集中附載者皆其人歟癸亥二月郊祀齋居為讀一過因記其後溝南名端字希尹江陰人瑄字藻仲尤以書名云

跋宋潛溪書所著鄭濂名解

太史宋先生所著義門鄭濂名解嘗見於潛溪集中比則太史手筆也太史之學其該博不必論其書亦清古有法若其後跋語數篇與所附名說皆諸賢親書亦未嘗一筆放恣覽之益增吾黨之愧

跋宋方二公墨蹟

宋仲珩舍人方希直侍講同生國初其書與詩皆世所貴重者也惟立吏部得其手蹟而聯爲卷藏之豈非哀其先後以死有慨於中耶希直尤爲人所諱言故其名氏遂被剷去然甫百年則其長篇鉅什已題刻於世而家有之矣

跋趙仲穆馬圖

予嘗觀唐陳閎馬圖歎其精絶今見仲穆臨李伯時之

作眞能繼之至於牧人牽馬尤極其態所謂心合意會又不止於雲滿身者此圖仲穆寫寄其弟奕者後入崑山顧仲瑛家今為文侍御宗嚴得之蓋自古千里之足骨朽無遺而二百餘年颯爽之氣猶宛然尺素間又何天閑十二之足誇哉

跋江貫道江山長圖

予方病齒臥陳太僕明之使小僮持畫卷入迫觀之就枕展尺許即知為宋人筆不覺蹶然起稱賞至閫窮未

已蓋宋江貫道所作留入元御府柯博士敬仲所鑒定者也貫道之筆少見況其後有葉石林陳簡齋林希逸諸公題識益可貴重明之好古博雅此卷得所歸矣

書韋齋先生集後

朱子受學實出其父韋齋先生之命嘗歎韋齋臨絶之時知所以教子如此然無以考韋齋之學何如也前吳令鄭君既刻此編寄予始知朱子之所以為大儒者得於家學為多蓋遺書沾溉既足以成乎内而延平諸先

生之教特助乎外耳然則欲知朱學之源流者此編當與晦菴集並傳於世可也癸亥十二月七日書

跋朱文公三帖

朱文公先生以淳熙初提舉浙東力論台守唐仲友不職朝廷雖從其言實忤時宰陰庇仲友之意自是先生遂歸且乞奉祠僞學之論遂起而先生棄於時者數年此三帖蓋皆與越中陸放翁者首在官時所發其二則既歸後發者爲宫諭靳君充道所藏惟先生書札在集

中者最多無非論治道講理學之語若此類固不得而備載也然所謂杜門讀書畢此數年為上策自餘真可付一大笑等語讀之亦可以覘世道矣

跋明皇講易圖

錢舜舉措作明皇講易圖為建安楊文敏公家物公與廬陵南郡二楊公俱有詩此則臨本也蓋公之曾孫今考功郎中旦追念故物不可見使繪士為之者而其詩仍録於後於先世一物之微能不忘如此考功所以卓

然有美譽於時而無忝於前人也歟

跋顏氏家廟碑

此唐顏氏家廟碑爲魯公真卿撰并書按跋尾此碑遭兵亂仆於野宋太平興國七年都院孔目孔延襲始移置府城孔廟中而碑幸完予知碑名久矣恨不可得同年周公瑞都憲巡撫陝西始寄至猶恨缺其額耳蓋以碑額爲無用多不搨或碑穹工人艱於搨而置之不知碑無額如物無首爲完物乎況此額爲李陽冰篆書可

謂二絶何可鈌耶

跋元人墨蹟

元人自趙魏公而下書簡并詩凡若干幅皆真蹟而魏公夫人管氏一簡在焉自古婦人之書少見獨石刻有衛夫人者此幅雖不逮然亦可謂難得也已

跋劉寵一錢圖

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親之劉寵之受一錢其平易之政可以想見若時苗留犢則清而激矣然今仕者寧有

留犢之心雖一錢不受可也吏部郎中東河劉君博之出為河南參政以所藏趙千里此圖相示博之向慕前賢其為政必知所慎矣

跋張樗寮墨蹟

樗寮在宋書名甚盛然好用秃筆作大字遂為後來醜怪惡札之祖噫不得其意而强效之其獘至於縛草如帚以燥為工是真所謂醜怪者也

家藏集卷五十五